



應變 · 贏變

全球經濟現在面臨極大的變局，台灣身處其中，應積極思考如何應變，尤其是如何善加運用過去所累積的實力，在全球變局中尋求新的地位。

近

年世界經濟局勢的最大變化就是，許多過去的窮國、發展中國家，在短短幾年內忽然產生大幅的經濟成長，累積了龐大的財富，而這似乎並非世界級經濟學家所能預期。這些財富最大的特色是由該國當權者所控制，並非我們所熟悉的「藏富於民」。

雖然運用智慧和機緣，可使很窮的國家快速致富，但這種財富的累積究竟會是短期還是長期的現象，值得我們繼續觀察。因這些國家當中的社會仍有極端貧富不均的現象，例中東的阿拉伯國家設立許多主權財富基金 (Sovereign Wealth Fund)，但人民的財富並沒隨國家的財富同步增長。中國社會的發展也有很大落差，民間生活有所改善，但生活的品質仍待加強。影響人民生活的首先是收入，收入直接影響到生活的物質水準；其次是精神、文明、文化的品質。財富可暴發，但生活品質、精神文明及文化素養無法暴發。

我們從世界經濟的變化中可作一些思考，來看最近所謂新興崛起的國家，他們在未來長期發展的途徑中還缺少什麼，而台灣可以提供什麼。本欄曾提出發揚台灣經濟的 soft power，我們更進一步看台灣社會的 soft power，例如：在所謂政治氣氛紛擾低迷的時候，社會照常運作；在競選的過程中有很多尖銳對立的議題，但結果

揭曉後社會很快就恢復平靜，政治的動盪對於一般人民日常生活的衝擊相對小，這表現出我們社會的成熟度，也凸顯出我們社會中有許多值得全球效法的 soft power，值得我們深思及開發。

此外，不同的宗教、政治信仰和族群差異，在很多國家造成撕裂、流血，但在台灣社會引不起重大尖銳的衝突。台灣好像有一個長期的力量，支撐著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相對穩定。亞洲，尤其華人社會包括大陸學者，許多人都很肯定台灣的選舉，我們習以為常的事情在其他社會看來卻很有價值，台灣應思考如何將這些價值保存並且加碼，然後還要影響周遭、輸出到其他的區域。

一九六五年菲律賓是亞洲最富有的國家，小時候印象中有許多菲國多金華僑來台買豪宅蓋旅館，如今他們的大學生來台幫傭，顯示世界的變化很快速，我們要怎樣面對變化，如何 manage changes？從台灣擁有的 soft power 看來，台灣有應變的能力和韌性，我們應該對於台灣過去幾十年的發展採取正面思考，不是感嘆經濟奇蹟不再，而是感念有很多珍貴的經驗留下來，要把過去成功的內涵萃取出來並加以強化，變成其他國家取經的對象。

在亞洲金融危機時，由少數家族掌控經濟力量的經濟體最為脆弱，這些國家的



一般人民本來就很窮，少數的掌控者一旦

的重要課題。

受到打擊，整個經濟就應聲而倒；然而，台灣居然屹立不搖，因為我們擁有上百萬中小企業，平常得不到政府什麼幫助，多半靠自己打拚。台灣企業的興業精神，從亞洲金融危機中特別能感受到。更令人驕傲的是，政府法令架構一再落後、處處設限，台灣產業仍能夠突破到海外做跨國經營布局。就像諾曼地登陸時，一群受過高等教育但非經正規軍事訓練、來自各行各業的連長，登陸時發現

其次，經濟發展會促使社會制度和政治意識產生良性的互動，像大陸從社會主義瞬間跳躍到資本主義，但財富掌控權卻在政府手上，被形容為「國家資本主義」，私人部門 (private sector) 缺乏主導力量的問題將來就會浮現，成為經濟發展更上層樓的關卡。大陸政府應該鼓勵私人部門發揮力量，大量的私人部門也將促成大陸政治的良性轉變以及社會、經濟的長期穩定。

手中的地圖是錯的、上級命令也傳達不及，被敵軍火力壓制在灘頭，但這群連長發揮美國興業精神，不管上級命令、紀律就向前衝，結果才能獲得勝利。我常常覺得台灣在海外衝鋒陷陣的企業家就像這群連長一樣。

在台灣的應變，並贏得變局——成為世界變局中的贏家——的過程中，政府須扮演一定的角色，包括建構一個能讓民間部門充分發揮潛力的環境與平台、建構一個以「負面表列」為主流思考的管理機制，並確實有效的執行及實施。

經濟發展若與社會政治變革產生落差，也會影響到將來的經濟發展。例如台灣企業家族化，將來問題會很大。台灣企業可概分兩類，一是家族

經營，不管從事的是傳產還是多角化轉型

世界經濟的變化也會與社會及政治的變革產生互動，例如供應鏈、委外、自由貿易的相關議題，這些對任何國家的影響都很大，應思考在政策上如何讓一國的經濟、企業在全球供應鏈裡占有一定的位置，這至少能保持不輸，像廣達從 O E M 變成 O D M，在供應鏈裡就不僅只是單純

到高科技，也不管子女是否為最佳經營人才，仍將事業交給子女或女婿接班；另一是科技業，從創業以來就沒有想要傳給子女。未來的機會在於鼓勵創意，讓更多新興企業冒頭；此外市場也出現另一股力量，經營不善的企業就有機會被合併或收購，重新整頓，甚至被淘汰。

接受委託製造；自由貿易也會帶來競爭，如何使我們更有競爭力也是因應世界變局

台灣雖然有不錯的底子因應世界變化，但我們仍面臨很多挑戰，首先是教育

制度不夠國際化，包括教育界人才缺乏國際觀，許多學校也沒有與國外學府做長期的接觸合作。甚至台灣排名在前的學校大部分仍都是公立的，缺少私營的彈性和活力。

其次，面對日益增長的跨國投資，包括台灣企業海外投資活動的增加，以及外資來台購併經營，兩個面向以後都會有更多的發展，台灣的挑戰在於訓練更多人才，以便經營管理國際化的公司。

在世界經濟變化中，台灣應有自己的願景，例如，除了體認世界趨勢將為台灣帶來改變，也可以思考台灣能否改變世界趨勢，例如我認為台灣農業科技就具備這樣的實力，端看我們要選擇「做大台灣」還是「做小台灣」。面對亞洲出現許多領先成長的新興國家，台灣要選擇積極參與還是消極參與亞洲的成長，也是我們思考台灣如何改變世界的具體方向。

在台灣的應變，並贏得變局——成為世界變局中的贏家——的過程中，政府須扮演一定的角色，包括建構一個能讓民間部門充分發揮潛力的環境與平台、建構一個以「負面表列」為主流思考的管理機制，並確實有效的執行及實施。迎接新政府的到來，許多人期許馬蕭集團能夠做到小而美，我也希望新政府能以成為「台灣最大營利（稅收）服務業」的目標來服務人民及企業。

（田習如整理）